

新生命大衆文庫

世界文學故事之三

羅米歐與朱麗葉

陳少平著

新生命書局發行

MG  
I 2485  
3  
2

新生命大文庫 樊仲雲主編

# 羅米歐與朱麗葉

新生命書局發行



3 2168 5930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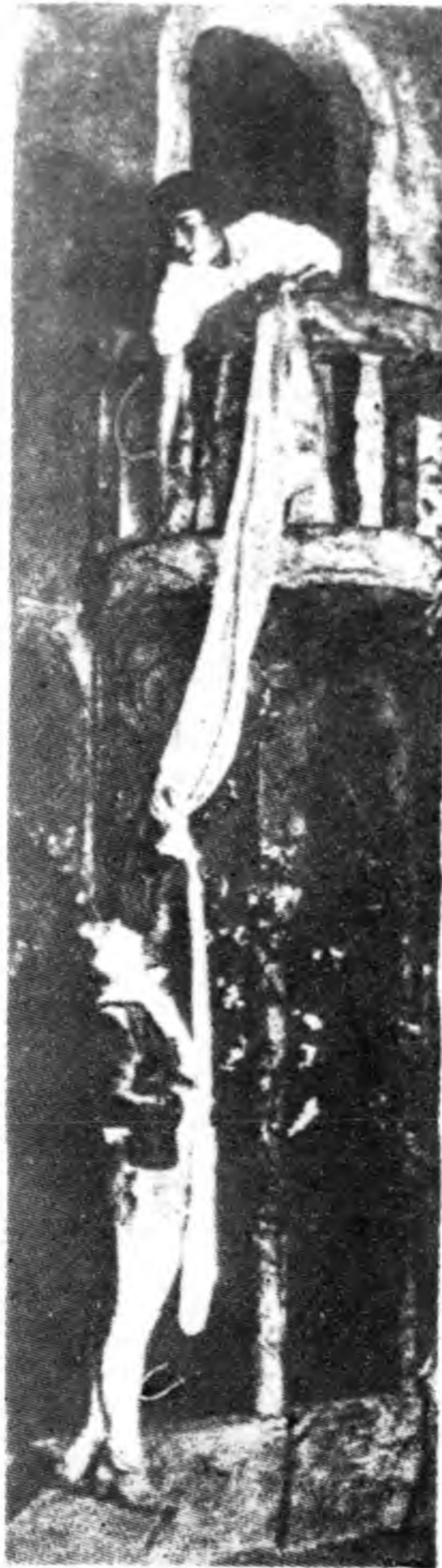


(上) 誕生莎翁之故居

(中) 莎士比亞像

(下) 莎翁埋骨之教堂，在 Stratford-On-Avon 地方





(上)羅米歐與朱麗葉的吻別

(下)羅米歐與朱麗葉的幽會

## 序言

關於莎士比亞在文學上的價值，如哥德說「莎士比亞是無限的。」如魯俄則把聖經、荷馬、莎士比亞三者比為三位一體，而大仲馬則曰：「次於上帝，創造最多者，便是莎士比亞。」近來日本人譯莎翁全集，頗引以自傲，因為有人曾經說過，凡是世界文明國家，必有莎翁全集的譯本，不然，便算不上文明的字樣。我們可知莎翁在文學上的偉大了。

莎翁的劇本，共約三十七種，可以分為喜劇、史劇、悲劇三類。就其創作的時期言，大概前半多喜劇，間有史劇，後半則多悲劇，悲劇中最著者，有馬克倍次（Macbeth）、哈姆雷特（Hamlet）、李亞王（King Lear）、奧賽羅（Othello），即所謂莎翁四大悲劇。羅米歐與朱麗葉為前半期所著的悲劇，大概出版在一五九七年，為描寫青春男女戀愛的死，全篇充滿着熱情與詩意的傑作。因為大衆文庫的讀者多是少年男女，所以特選這篇。

關於莎翁的身世，現已不能詳知，可以確實的，是他係一五六四年四月生於英國之

Stratford-on-Avon 地方，後來到倫敦做戲，就開始寫劇本及詩。以後歸隱故鄉，死在那裏，時爲一六一六年四月，年五十有二。就我們中國的年代言，正當明朝萬曆年間。他的創製劇本的時期，大概在自一五九〇年左右至一六一一年間，即至多不過二十四五年。

十六七世紀這個莎翁所處的時代，正是英國在物質與精神兩方面，都以非常之勢日趨膨脹的時代。使世界文明爲之煥然一新的文藝復興的思潮，雖是最後侵入這島國，但是國民生活已有相當豐富，宗教改革的基礎也已穩定，內亂既定，政治上軌道，在國外，打敗了西班牙而掌有海上的霸權，航海冒險者，正向世界尋求未知的土地。生在這個光輝的伊利瑟伯女王御下的人們，自然不必像中古時期樣，憧憬未來，可以現世代天國了。因此之故，他們都愛好新奇，寧願享樂現在。他們最感興趣的對象，不是天上的上帝而爲地上的人間了。在這期間，產生曠古無匹的偉大的莎翁的劇本，所以不是無故的。

拉雜的寫了這點，就算是對於莎翁的介紹罷。

羅米歐與朱麗葉目次

一	初戀·····	一
二	仇人卽愛人·····	九
三	園中的密誓·····	一七
四	化讐仇爲戚屬·····	二九
五	訂婚·····	三八
六	流放·····	四六
七	訣別·····	五二

八	驅耗	五七
九	死的嘗試	六一
一〇	血洗了兩家的仇恨	六六



在以風景馳名的意大利國中，談到地形之優勝，景色之秀麗，威羅那也算是數一數二的了。牠位置在愛德治河上，那柔軟的綠波，不息地流着，四面環繞着層疊的峯巒和宜人的山谷，城內點綴着各種

一 初戀



澄澈的流泉，和偉大的建築；樹林很茂密，街道也極平坦；隨處可以聽到好鳥的嚶鳴，隨處可以見到清新的花草。倘使在烟雨迷離的時候，在遠處望着牠深籠在濛濛的烟霧中，那景色更是幽奇。此外，在愛德治河中，架着四渡壯麗的橋樑，有無數的古蹟，供給後人的憑吊，這更使牠生色不少。可是在此山明水秀的地方，却產生一樁悲慘的故事。

在愛斯開拉公的治下，威羅那有兩個門第相等，聲勢喧赫的世家。其一是孟泰格，其一是嘉普列特。他們以屢代的積讐，所以睚眦必報。許多許多年代了，械鬥流血的事情，還是層出不窮。弄得那寧靖的威羅那大街，時常點染着斑斑的血花；無辜的市民，因此而犧牲生命。

這不獨是他們的主者，即是兩家的從人，也彼此相讐的。

一個夏天的早晨，從那簾幕沉沉的大客廳中，透過兩人的話語。

『今天的械鬥是誰先發動的？我們家傷了多少人？羅米歐沒有在場嗎？』孟泰格夫人緊鎖着眉峯，在問他的外甥。

『這自然是他們的首先發動，倣倣我們的人傷的不多，羅米歐也沒有在場。不過，他近來的態度很奇怪，每天在朝露猶零時，常見他在那無花菓的密林中徜徉嘆息，眼眶滿含着淚，等到司曉的女神把太陽擁出來時，他即從光明中遁去，獨自的閉在房裏，不言不笑的，真的太乖僻了。』彭福留，一個年輕的男子回答。

『是的呢，我也曾細問過他，他只是瞞得緊緊的；托朋友去探聽，

也不知托了多少，誰知道他的秘密呢！你要明白，他是我的獨生兒子，我的一切希望都托付他，像這樣，不是什麼都完了嗎？」孟夫人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兩個人正在談話的時候，那邊一個身材頗長具着一種騎士的丰度的青年，雙眉含愁，眼臉低垂的，在慢慢地踱過來。這人正是羅米歐。孟夫人一眼看見他兒子的憂鬱的樣子，中心很覺難受，隨即繼續對彭福留說：

「我把這事情交托給你，你代我好好地勸他，把真相探出來，我是寧犧牲一切以作代價的。」說完再把目光投向那正在踱來的羅米歐，很無奈地走出去了。

「表弟！這清早你已起來了嗎？」彭福留迎着上前說。  
「唉！愁裏的光陰是特別的長，這那裏是早，天未發白，我已起來了。」羅米歐勉抑心頭滾翻着的思濤回答着。

「什麼事使你這樣的愁苦呢？」

「我要尋覓那能使時間縮短的東西而不可得呵。」

「你大概是在戀愛中罷，是嗎？我當爲你祝福。是的，戀愛是人嘆息時的水氣所凝成的濃烟，愛人眼中所化出的火花，所結成的淚海，甜的時候似蜜，苦的時候像黃連，無怪你在煩悶了。可是你愛上了誰呢？」彭福留滔滔地說着。

羅米歐低垂着頭，好半晌纔抬眼望着彭福留的臉，睫毛邊已掛

着晶瑩的淚珠了。

「倘使我能嚐到些兒甜的滋味，即使其苦是百倍於黃連，我也甘受的。實告你，我愛她，她不愛我呵！」他顫聲地說，「她太美麗了！太聰明了！那鼻子，那眼兒，真教人心折呵。人世間的凡葩俗艷，那裏比得上她！」他近乎冥想似地凝望着天空，喃喃地自語。

「到底是誰？」彭福留微笑地問。

「羅賽林。」

「哦！是她！不錯，很美，只是那冷僻的脾性，使人對之，如坐冰室中，凜凜然的，左不過是石美人罷了！你何必這樣地執着？我勸你放開眼孔，去賞鑑世界的美人，那時你纔知道自己的小見呢。況且，你這樣的

自苦，不要說你的母親覺得痛苦，即我也感到難受呢。我真不忍看着你青年的黃金時代，如雪在太陽下一般的消逝了呵！」彭福留委婉地說着，用一種似乎大人哄小孩的態度，把手輕拍着羅米歐的肩背。

「算了，你別替我憂愁，我自己因為愛上了別人已穀痛苦了，你再對我表示這樣的好意，使我更覺得擔代不起，情和恨同生，與人多生一分情感，即多增一分苦惱，表哥，我太苦了，我簡直擺脫不了。」羅米歐如泣如訴他說着，深長地嘆着氣轉身向外去了。

誰說愛神之箭是百發百中的呢，他有時竟是盲目地亂射的，射中了時，把兩顆心結在一起，這其間苦中還含着甘意；誤射了目標時，一輩子讓失戀的痛苦啃噬你的心，直到你的生命終竭，伴着你入坟

墓。可是無論中與不中，愛神所有的賜與，只是一杯濃濃的苦汁。

一年前，羅米歐在慶祝聖誕節的化裝舞會中遇着羅賽林。以後無論上禮拜堂，或到別處地方去，他總緊隨着她，在信裏或言行中，他總透露着他對她的愛戀；可是羅賽林的心是和鐵一般的硬，連一個慰情的微笑，都靳而不與。實在，在她那美麗的雙瞳中，所謂羅米歐的影兒，她還沒有瞥到呢。自然，這太使羅米歐痛苦了。他常想：『她既不愛我，我爲什麼一定要追逐她，以後我要避免和她見面，心頭的愛焰自然會消逝了。』但這祇是思潮起伏中的突起的一個波濤，結果是徒然的，因爲她對他愈漠然，他對她愈執着。朋友戚鄰，眼看着他日趨消沉，警告他保愛自己的身體，他也置若不聞。反之，却日在失戀中蹂



躡自己。

二 仇人即愛人

第二天的晚上，嘉普列特家舉行一個盛大的花裝舞會，除了孟泰格一族外，全城的士紳貴人，名媛都被邀請。彭福留得到了這消息以後，便竭力攆羅米歐去參加。雖然這一去是很危險的，但因為化裝跳舞，很難分別出來。

『去罷！你這樣的守在家裏也會悶煞的。聽說今晚全威羅那的美人都去赴會，你愛的羅賽林也在那邊，你試拿出公正的眼光來一比，你便知道自己所愛的天鵝，只是一頭老鴉罷了。』

羅米歐默不作聲，他覺得他表哥之批評他的愛人是一頭老鴉，對他恍惚是一樁侮辱，可是一轉念，感到對方的話是完全出諸好意時，也不表示什麼，只懶洋洋地說道：

『我同你去罷。反正我可以看見我的愛人，也是慰情聊勝的。』於是他們拿着假面火把，一逕向跳舞會去，因為是化裝舞會，所以門役的嚴查，是不會遇到的。於是他們一無阻攔的便做了嘉氏的堂上賓了。

這時花廳上高燃着火把，籠燈蠟燭映照着那侈麗的陳設和衆賓的華美燦爛的衣服，真是喬麗輝煌。廳中陳着豐富的筵席，各個桌面傍邊，坐着氣度雍容的士紳和儀態萬方的女子，他們頰間的笑暈

和眉梢的春意，在在都表示他們享用得很自在，各個侍者如穿花蝴蝶般小心翼翼的來往週旋着客人，整個花廳中都在一種興奮和濃郁的雰圍中，樂聲一起，他們都連袂翩跹起舞，女人的柔腰和男子漆光的輕底跳舞鞋，這是最惹人看的。

羅米歐呆楞楞的坐在廳角上，目不轉睛地望着眼前轉動着的人物，所以與其說他是來參加跳舞，無寧說他是美色的批評者。然而環顧四週，他都覺得不值一盼，忽然眼波過處，看見一個武士打扮的人，挽着一個天仙似的少女。這在他看來，在這一羣舞客裏，正如一隻潔白的鴿兒混跡在烏鴉隊裏一般。她使這滿堂的華麗，更添無窮的光輝。他不禁貪婪地把目光停住在這少女的面上。新的愛不自覺的

在他心裏滋生，舊愁也漸漸的消散。在這晚以前，他自信從沒見過真美的人呢。

他留神看着這少女的一顰一笑，一舉一止，覺得她也正在很羞怯地偷視他。眼波是滿孕着溫柔與甜美，他們的目光，彼此交換着，內心互相傾慕着，於是羅米歐用一種嫵雅的紳士的威儀，走過去半屈着他的膝，執着少女的手，嘴裏顫聲說：

『尊貴的人兒，倘使我髒污的手有辱你的神聖時，那末請以我如同教徒般的唇，輕柔的接吻，以滌去我的粗莽罷。』

『不，你的虔敬，是溫雅地表示出來了。神聖的手，教徒可以觸到，但是不能吻的。』聲音似音樂般在羅米歐耳畔飄過，又嫵媚又莊嚴。

「神聖和教徒都沒有唇的麼？他們爲什麼不能吻呢？」

「他們都有的，他們是用來祈禱的。」

「如果你不以爲忤，我可以吻你嗎？在我，等於是祈禱，因爲我的罪過便可以由嘴唇淨化了，請你允許我。」羅米歐巧妙地笑着。

「那末，你的罪過，不是都移到我的唇上來了嗎？」少女的眉梢泛起嬌羞的紅暈，半含嗔地回答。

「仍然由你的唇上將罪過還給我，不好嗎？」說時，眼裏燃熾着熱情，緊握着那一隻纖柔的素手，這宛如一縷電流，直搗那少女的心。這少女是主人的女公子，也正是孟泰格的仇人。她的名字叫朱麗葉。今天的夜會，正是爲她而設，因爲她已達及笄之年，嘉普列特夫

婦，特地舉辦這個舞會，好讓她在這羣英萃集中，選擇她的未來郎君。她已足十五歲了，在這十五年的過去生活中，在她又是光明又愉快。她好如上帝的寵兒，永不知道人間所謂悲慘和痛苦，環繞着她的都是恭順的微笑，和諂媚的容顏，未來的一切，在她恍如籠在緋色中的一個美夢。她幻想裏面的溫柔美妙，那純潔的心靈，還不知道現實之幕裏所隱藏着的是什麼。這一晚的夜會，羅米歐突然闖入她的心扉，他那嫵妙的詞鋒和高貴的儀容，使她十餘年寧靖的心湖，起了莫名的波動。她靜聆着那玲瓏的口角裏所說出來的一字一句，正沉醉在一種甜甜的意緒裏。心頭又是一陣從未經驗過的抖動。

『小姐，夫人找你說話呢。』不知趣的乳母打破了他倆的甜美，

朱麗葉萬分無奈的和羅米歐點了一點頭，輕盈地轉身去了。羅米歐寂然地望着她那曼妙的背影，消失在人叢中時，纔瞥到身傍站着的乳母，正在得意地望着他發笑。

「這是誰？」

「喲，你不知道嗎？她是我嘉普列特太太的女兒。我是她的乳母。你看她長的多美麗，真是一朵活花，娶着她真幸福，她有萬貫家私作奩資呢。」乳母絮絮叨叨地述說着。

羅米歐如觸到電流似的僵化了，這是仇人的女兒，舊有的積讐和前天的新怨，都一起奔向他的心頭，他絕對不能讓這絕望的愛滋長起來，唯有急速把這愛苗剷除。可是他有什麼方法呢？受過創傷的

人，怎能再經這一陣的宰割，況且女郎已把他的心搗去，他是無抵抗地俯首聽着她的命令了。因為她的眼波溶化了他的身體，沒有了她的熱力，他將化為灰泥了。

客散了，花廳上的蠟燭光射着無力的殘焰，僕役拿着火把燈籠，紛紛去領導座客的前路。這時喧囂的聲音，漸歸寧靜，只賸那狼藉的杯盤，冷冷地遺留在廳上。朱麗葉和她的乳母回到房裏，心中滿滿的是一種說不出的滋味，她很想多知道一點關於那可愛人兒的事，可是給羞頰的情緒支配着，又不敢開口。她終於站在樓頭，臨窗望着那通紅的火把所照耀着的道路。她拉着她的乳母，有意無意地指點着那走過的客人，這是誰，那是誰的問着。這時羅米歐恰巧走過，朱麗葉



如獲奇珍似的急促地問「這是誰？」「這是誰？」

「剛纔有人對我說，他是羅米歐，是你的仇家孟泰格的兒子。」  
乳母的回答。

「哎！完了！」朱麗葉失聲說着，頹然地伏在窗上。

「怎麼了，你太辛苦了罷，將息一會去。」乳母小心地攙扶着她，安頓她去睡覺，可是她那裏會知她的心事呢。

### 三 園中的密誓

夜漏沉沉，中天不着一絲雲影，圓圓的月，瀉出她的銀光，直射在那一角小樓上，庭院樹木，好像蒙上了一層薄薄的白霜，參橫的花影，

印在地上，光景更是移人。

這樣的良宵，這般的月夕，失去了心魂的羅米歐，怎能忽然地回家就寢呢！他的手雖然被他的表哥握着，可是這粗硬的手，不是那纖柔而帶有電力的手呵！晚涼如水般軟軟地拂過他的面，然而怎敵那可愛的人兒小口裏所吐出的輕柔警歎呵！他如醉如夢的踏着月光，一步一步的捱着。忽地一個新主意湧入他的心頭。

『我還有點事去。』說着，不待他表哥提出反對，即急速地向來路走去。他走了。彭福留只覺到悵然，只覺到表弟的癡戀。沒有受創傷的人，大都不知道別人的創痛的。

朱麗葉的臥室臨窗正對着一個菓園，園外是一條狹狹的小徑，

高高的圍牆和參天的古樹豎着，把這一座小樓，深深鎖在裏面。藉着月色，羅米歐搜到這條小徑。他輕身躍上牆頭，隱身在樓下一棵樹下，翹首望着樓頭的紗幔，迎風飄拂，露出那燦然的燈光。他不禁生此中有人，天涯咫尺的迷惘之感。

忽然一個美麗的人影，在窗間露了出來，這是朱麗葉，是羅米歐切切於心頭的人兒。她的美麗的儀容，籠在銀色的輕綃裏，又幽麗，又靜穆，更襯出她那至高無上的聖潔，正似東方湧起的太陽，把星光羞死，月兒失色，她那湧現窗頭的美目，恍惚天使的光輝洞照於人間。羅米歐既震驚她的美色，同時這意外的相逢竟使他怔住不敢仰視了。她悄然凝立，望着如銀的月色，爛爛的星光，覺得這沉寂的夜色，

充滿了淒涼的情調，想起剛才那神秘的遭遇，那宛如喝了醇酒一般陶醉的味兒，現在燈炮人散，所思不見，心頭罩着一層空虛寂寞的霧，只無力倚在樓頭，兩手捧着心，這顆心，熱烘烘的心，十數年來沒有覺得充實的，現在如在酣夢中覺醒了，她需要一些什麼，她覺得擾亂，這一種荒涼寂寞之感，只有向月兒傾訴了。

『羅米歐，羅米歐，你爲什麼不生在別的人家，而偏姓孟泰格呢？即使你是愛我，我們還能相愛嗎？我們還有愛的權利，愛的幸福嗎？我們的世仇已把我們的一切剝奪了。』她手托着香腮，兩目凝視着天空，悲切地說着。

羅米歐心頭如烈火在燃燒，如蚯蚓在撥動，他恨不得搶上前去，

訴說他對她的傾慕，他對她的愛戀，可是他的好奇心又把他的緩和下  
去，他不忍打斷她的話語，同時還自恨不能化身爲手套，可以套在那  
嫩白的手上，一親她的薺澤。

「其實孟泰格又是什麼，名之於人又有什麼關係呢！」她仍低  
低地繼續訴說。

「比如玫瑰花，我們當初用別的名字喚牠時，牠的色香也仍然  
一樣的；羅米歐雖然姓孟泰格，可是他的威儀，他的俊美，並不因此而  
消滅的呵。羅米歐，把你的名字棄掉罷，呵，不，只要你能發誓愛我，我的  
身，我的心，都是你的了。」如流泉傾瀉一般，她熱情地說着。

羅米歐再也不能制止他燃熾的情感了，他探身搶步向着樓前

很急促地說：

「我敬聽你的吩咐，從今後再不叫作羅米歐了。」

意外的人聲，突然發現在這沉靜的園中，使從迷惘中震醒過來的朱麗葉，不禁驚惶地四顧，高聲問着：

「你是誰？膽敢偷入別人的園林，快快出去！」

「尊貴的女郎，我的名字是你所不喜歡的，我是你的仇人。」

她的神經，猛地一震，這耳熟的聲音，明明是剛才的人兒！她心底的話，都已被他竊聽了去，這時要否認，也不可能了。她後悔自己的大意，覺得女兒家的心事，這般毫不諱飾的顯露出來，未免太輕佻，太不自尊了。這樣想時，一陣一陣的紅潮透上她的粉頰，可惜在黑夜，不然，

這一層的嬌紅，更使人目迷神眩呢。

『你怎麼進來的，圍牆這樣高，你知道自己的危險嗎？倘使被我的家人看見，你的生命可就不保，我求你趕快離開這地方罷。』想到了愛人眼前的危機，她固有的自尊和羞怯，都躲避無蹤，只有急促的哀懇了。

『我憑着愛神之翼，越過這座高牆，這裏的牆壁雖堅，可是不能阻住我的愛情的侵入。生命的危險嗎？我更不放在心上，老實說，你那一盼，我便死也是甘心的，況且能夠死近我的愛人，這還是幸運呢！倘使不蒙你的矜愛，而逃出了這裏，長時期去忍受愛的磨折，倒不如直

截痛快死了的好。」他聲音顫抖抖地說着。

朱麗葉這時覺得羞澀拒却都是多餘的事，她心頭所蘊，已被他聽個明白了，雖想依照成例，拿那若即若離，欲近故遠的態度，嚴拒她的愛人，然而因為愛情是得之愈難，價值將愈增珍貴的。她那熱烘烘的心，無疑是缺少了什麼，在等待他的蒞臨，她只有緊緊把持這一剎那，坦白地承認她對他的愛。

「我們這樣的戀愛，有些近於儂薄，你用什麼來證明心跡呢？」  
羅米歐雙眸炯炯，用手指着天上的明月說：

「我的心，我的愛，和月一般，我即此發誓！」

「月兒是陰晴圓缺，變幻無常的，你不要和牠一樣的善變呵。」



「不，我是說，我對你的愛，是與月同存，世間一朝有明月，我的愛總和伊不減。」

「好，你不要再發誓了，我愛你，你也是愛我，可是我倆這是第一次相見，我不能輕率地和只見一面的人訂約的，再見罷，我願我倆第二次相見時，這顆剛始萌芽的愛苗，會被夏日和風的吹拂，而開出美麗的花來，祝福你今夜甜美而安息。」

她很有禮貌地和羅米歐點一點頭，那意思是表示要回去了。

「哦，你便讓我這樣快快地回去嗎？」聲調顯然是在發急了。

「那末，你打算怎麼呢？」這是俏聲的反詰。

「你非得也立個誓不可。」

『我的愛早已給你了，我的一切早已向月兒傾訴，給你聽去了，還有什麼說的？』說時，面上是一陣熱烘烘的感覺。

『難道你想把牠收回嗎？我求你不要這樣。』在戀愛中的人，心房的天地是最狹小的，即使是極微小的一樁事情，也易引起誤會，何況這已是既得的而又患牠的『復失』。

『我的愛像浩淼中的波濤，無際無邊，深不可測，現在都拿來給你了。』

『小姐，小姐，你在和誰說話。』驀然地乳母在內房喚着。

『哦，我來了——我親愛的，裏面有人在喚我，請你等一刻兒，我就來了。』說完，那美麗的人影，在紗幔中隱滅了。

剩下在園裏的羅米歐，迷迷惘惘地倚在樹下，在仔細尋味這過去剎那間的事，是太幸福，太甜蜜了，他想自己莫非在做夢嗎？用牙緊齧着自己的唇兒，又明明感到一陣麻辣辣的痛，這不是夢。他現在是世間第一個幸運的人兒，他忘記了他的愛人是自己的仇人，他忘記了他週遭潛伏着的危險，而沉醉在戀愛的甜美中。

紗幔上又湧現了美麗的人影。

『親愛的羅米歐，現在再和你說幾句話便得進去了。你若是真的愛我，而有意和我結婚，那末，請你找個牧師，替我們舉行婚禮，以後，我便隨你浪跡到天涯海角去。如其不然，你意存輕慢，那末，請你立刻離去此地。』朱麗葉很莊嚴，很柔和地說着。

「我沒有你的光明，便失去一切生活的中心，我怎能離去你，我寧願站在此地……。」

「這不成，你得趕快回去，天快要明了，明天派人送信給我，我好來候你，呵！我雖然是催你回去，我又何嘗捨得了，正像一個女孩，捉着一隻雀兒，把線繫着牠的腳，放牠走幾步，又把牠捉回來，一樣的捨不得你呵。」

「愛，我願永遠做你的雀兒。」

「親愛的，如果你是那雀兒，我願作那女孩，可是我恐怕愛你太深，反傷害你咧，回去罷，讓甜美充滿你的心房，光明照着你的前路。」

說着送過來一個飛吻，人影又隱沒了。

天明了，旭日仍隱在濛濛的雲氣中，像美人慵起的樣子，露珠亮晶晶掛在綠樹梢頭，如嵌着一顆一顆的珍珠，一陣一陣的曉風吹拂着，涼意沁人心胸，羅米歐心頭擠滿了快樂，一身都覺得鬆散似的，載歌載跳的踏向歸途，他恍惚看見那幸福甜美之神，在前對他招手，他毫不猶疑地取道到羅倫司教士那裏去。

#### 四 化讐仇爲戚屬

這天的早晨，孟泰格大邸中，發生非常的紛擾。當那僕人們稟告了主者，他們的少主昨宵澈晚沒有回來的消息以後，每個人的心中，都感到惶恐和焦急，特別是孟泰格夫婦。查問的結果，知道羅米歐是

跟彭福留去赴他仇家的夜會時，更是着急。於是四散的打發人去探查，可是偌大的威羅那城，任他們偵騎四出，那裏找得出他的影蹤。

這時候，失蹤的羅米歐，正躊躇滿意的在離嘉普列特家不遠的一條濃蔭夾道的小路中走着；那時靜悄悄的，只有烏鴉叫噪的聲音，和着他那沙沙的履聲，因為心境輕快，所以腳上的速率，也加增了，聽見庵中的唱詩聲，夾着曉風，很清晰地送了過來。

庵在威羅那的偏僻去處，門前是一帶的短牆，滿生着亂草青苔，牆上醬紅色的磚灰，因為風雨烈日的侵蝕，已片片的掉下，堂之四圍，雜樹叢密，有兩棵合抱的大柏樹，高高地聳向雲霄，使太陽光線，難以照入，這境地雖不足稱莊嚴妙界，可是風景幽舊，是可以當得的。

這庵全由年老的羅倫司長者一人支持，他是一個神學家，富於哲學、化學、神祕的各種知識。因為要保持他在人們中所得的信譽和享受他自己所引以為光榮的事，於是無論對何事物，都以謹慎的態度出之，對人更是謙恭有禮，他最得嘉孟兩族的信仰，可是整個威羅那的婦孺，也沒有一個不崇拜他的。

今天他照例清早起來，作他的早禱，突然映入眼簾的，是容光憔悴，兩目無神的羅米歐。以他敏銳的眼光，早洞灼這少年的心事了。他覺得年輕的人，血氣方剛，正耽睡眠，在這曉露未乾時，已溜在外面，證之以神情之萎靡，顯然昨宵沒有就寢，況且關於他和羅賽林的戀愛，他是熟知的。今天光景是爲了這事而來了。

『你昨天沒有睡覺罷，大概又被什麼事情煩擾了。』

『你猜得正對，可是我雖沒睡，却比睡還甜蜜些。』他的眼閃着光，面上泛着興奮的紅潮。

『昨晚你和羅賽林在一起嗎？』老年的長老以為這一下一定不會猜錯的。

『不，她的一切我都忘記了。』

『對呵！她既不愛你，你又何必自苦，忘記了倒是你的幸福，只是你昨晚到底在幹些什麼，弄得顏色很不好？』

於是羅米歐把昨晚赴會的事，源源本本告訴他，末了還對他說此來的目的，是請他的幫助，玉成他們的婚姻。



『喲！我的天！你們少年人的愛情，是如此善於變幻的嗎？你爲羅賽林，不知流過多少眼淚，度過了多少失眠的長夜了。這時你的愛又轉移了，可見你們的愛是放在眼裏，而不是藏在心底的，我覺得你只是一時的情感衝動，是不可靠的。』長老舉起他詫異的眼光，很不以爲然的說着。

『以前你不是很反對我去愛羅賽林的嗎？那是因爲我愛她，純是單戀；現在，我和朱麗葉的心是交流的，她沒有了我不能生，我沒有她，也只有滅亡，所以你無論如何，一定要作成我！』他哀懇着。

羅倫司長老皺了皺眉峯，默然了半晌，顯然心裏在盤算着什麼似的，不一會，他驀然拍了拍羅米歐的肩頭，眼中半閃着希望之光，聲

音沉着而有力地說着：

「好！我便幫你一點忙，其實這一向我受你們兩家的眷顧，目覩你們間的敵意，日深一日，真是不忍，希望你們結了婚，兩家的裂痕可以彌補，使宿仇變成新愛，這就好了。我允許你了，日期由你自擇罷。」

羅米歐緊緊握着長老的手，表示他滿衷無限的感激，隨即說道：「我立刻就去告訴她，預備我們的婚禮，就定在今天。」

話語的尾聲還蕩漾在這古庵的四圍，羅米歐已揚揚然自去了。老羅倫司倚着庵門外的一棵樹傍，覷着他的背影，漸去漸遠，面上湧起了一絲欣慰的微笑，他祝福這一對年輕的愛人成功，他祈禱兩家的宿恨消弭，他的希望又何嘗滅於他們呢……

同樣的一個清晨，這邊的朱麗葉，她自從羅米歐走了以後，雖然靜靜地躺在榻上，心裏何嘗甯靜得一刻兒，耳畔繚繞着的是那少年的甜蜜蜜的話，『結婚，這是怎麼重大的一件事？難道便瞞着父母，秘密去幹嗎？』想到了這個，臉上不禁熱烘起來，『給家人知道，一定要劇烈的反對，說不定還有什麼意外發生，瞞着了罷，那麼可愛的人兒，我是捨不了他的，俊美溫柔，還附帶一顆熱烈的心，正合一個理想男子的條件，和他在一起，準是幸福和快樂的。』於是她便躲在冥想之國裏，低低尋味着那一剎那的過去。美妙的幻境，展布在她眼前，她時而抿嘴微笑，時而起立來去的踱着，有時更癡癡地傍着鏡臺出神。鏡裏湧現的是那麼一對澄澈而迷人的眼，泛着慵醉的酡紅的

兩頰，一頭秀髮，散亂地披在肩上，襯着那嬌俏的面龐，更加動人，這時穿着一件寬大的睡衣，露出白潔的顫動着的胸脯，又是多麼可以顛倒衆生的一個人兒呵！她欣賞着自己的美麗，想着那正在等待着她的幸福和光榮，心不自禁地跳起來，面上更染上一層紅暈。

這位小姐的忽改常度，在別人眼中，也許還茫然，然而却瞞不過朝夕相處的乳母，她十分之九地猜中了她在昨晚夜會，一定遇到了什麼了。

「小姐，你怎麼這樣的不安靜，犯了心事嗎？」乳母柔聲地問。

這語聲驚覺了她的迷夢，像什麼秘密被人發現了似的心跳得更厲害。她抬起羞赧的目光，怔怔地望住乳母。

「說呀，是那一個少年人在擾亂你的心呢？」乳母更進一步輕聲追問。

她怦然一跳，怎麼自己的心事，她都知道了她想，乳母是撫育她長成的人，也許不忍來破壞他罷。與其一個人悶在肚裏，獨自的心口相商，還是坦白地說了出來，也許能得她一些幫助呢。她這樣想着，便像一個小女兒般，倒身在乳母懷裏，一五一十地，述說她昨宵的遭遇。乳母不禁愕然，仇家的兒子，這怎麼成？這十四年來心血積成的花一般女郎，顯然是踏上危途了，可是她最明瞭少女所蘊藏的熱情，是一觸即發，不可收拾的，她用什麼法子去制止她呢？

朱麗葉看着她那遲疑的眼色，知道這事情是不易通過。於是更

進一步肯定他對他的愛，是至死不易，倘如發生了阻梗，結果祇有死亡，反之，乳母如能盡力作成，她定以巨量的金錢，作她的酬謝。

世間還有比金錢的誘力更大的嗎？所謂義禮，都是裝點門面的事罷了。乳母又何能例外。

「你打算怎麼幹呢？」

「請你到大街上等候我那愛人的消息，看他有什麼對你說便是。」如釋重負似的，朱麗葉吐出了這一個命令。

這時候鐘正指着九點鐘，乳母預備着出發了。

## 五 訂婚

大街上聚着一羣一羣的人，在切切地談論孟泰格少主人昨夜失蹤的事。羅米歐突然地出現了。第一個看到他的，便是表哥彭福留，他連忙三腳作兩步，搶上他的前面，一把抓住他的手，面上浮現了這回再不給逃去了的表情，急口說着：

『你！找得我們好苦！昨晚你到底到那裏去！舅父母在急得什麼似的，快快回去！』不容他分說，即緊緊拖着他走，這樣匆忙急促的動作，使過路的人都睜大了怪異的眼，不知道怎麼一回事。

迎面來的是一個四十餘歲的婦人，那烏溜溜的眼睛，放出在探詢什麼似的眼光，四面瞟着，一眼瞥到羅米歐，便截住他們的前路。

『你是羅米歐少爺罷？我想借一個地方，和您說幾句話。』

機靈的羅米歐知道這是愛人的消息來了。趕快掙脫了表哥的手，嘴上說着我隨後就來，便一溜烟跟這婦人走向轉灣的角路上去。

『先生，小姐派我來候你的信。』乳母謙恭地，彎了身子，行着禮，輕聲地問。

『你來得正好，請你回去拜上你的小姐，說我今早已得到羅倫司長老的允許，教她今午秘密到那庵堂去行婚禮，千萬別誤事，至於我對她的區區心意，是天日可表的，請她再不要懷疑了。』羅米歐懇切地說着。

『不過，先生，我們小姐年紀很輕，世故不深，你若是有一絲兒欺罔，那便是你昧良，這是鄙夫的行徑！』乳母神色嚴厲地答着。



「這個我可以對天起誓，這兒是一點小意思給你作酬勞的。」感到女人們是最貪小便宜的，羅米歐福至心靈，立刻塞一把錢到乳母手裏。

「不，不，我一個錢也不要。」這是故意的推辭。

「一點點，請你收下。」

乳母於是毫不客氣，把錢往袋裏塞，嘴裏繼續滾出下邊的話。

「講到我們的小姐，她真是天字第一號可愛的人兒。——噯，尤其是小女兒的時候。——你不知道嗎？有一個貴族叫伯利思的，他想我們小姐，想到快發瘋了。你猜小姐怎樣對他，她說與其看這樣的人，還是去看癩蝦蟆的好，她最討厭他，你少爺，真福氣，得着我們小姐。」

的青睞。」話尾夾着格格的笑聲，眼兒擠成一條縫。

「請你在這兒等一下，我教僕人把一副繩梯交給你，今晚，在小姐窗口把牠放下來，讓牠把我帶到幸福園裏，千萬拜託，我決不虧負你的。」說時幾乎要打恭作揖，因為是身分的關係，所以說完了話，卽一領首回身走了。

火毒的太陽在天空中放着萬千條的金針，直射向地下。乳母站在道旁樹下等着。風兒把樹葉搥動，一閃一閃的，雖說是得着蔭遮，可是爲樹縫篩過的陽光，也一樣的炙得人背兒發燒的，她心裏在怨懟：「我拿了你們一點點錢，累我在這兒站着，真可惡。」所以一等到羅米歐的僕人把繩梯帶到，立時便飛也似的奔回去，這時已是正午了。

她一口氣奔到朱麗葉的房裏來，那紅熱的面，和悻悻的眼色，驚住了久候着的朱麗葉。

「有什麼不幸的消息嗎？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的顏色可怕得很呢。」

「我疲極了，讓我休息一下罷。」乳母無力地說着。

「到底你可會到了他呢？你先告訴我再說。」朱麗葉驚惶而焦急地問着。

「你忙什麼？等一下不成？你難道沒有瞧見我跑到氣都接不過來嗎？」說時，眼光怪樣地瞪着朱麗葉。

神經過敏的她，了解了這眼光的意義，面色不由的倏變紅，倏變

白，過了一會纔說道。

『爲了我的事，累你奔走，真對不起，可是你去了半天，我眼巴巴地望着，好容易盼到你回來，又給人一個摸不清，現在請你把肖慧告訴我罷。』她柔聲說着，眼裏浮着動人憐愛的目光。

乳母到底是撫育她長大的，雖然覺得自己剛才才是萬分委曲，對方也太性急，可是結果終把一切向她宣佈了。臨了還催促她快些收拾動身，別畏羞，要勇敢地向前。

於是在這一天的下午，沉寂的修道院裏，到來了一對愉快活潑的青年男女，他們眼裏耀着幸福的輝光，面上漾着快樂的微笑，莊嚴而靜穆的站在羅倫司長老的面前。

這兒沒有婚禮進行曲的響奏，沒有替新人牽紗的美麗小女郎，更沒有那盈庭的賀客，靜悄悄地只有林蔭中傳來的陣陣蟬噪，抑揚如波皺的，來歌頌這一雙人兒的幸福。

第一個開口打破這沉寂的是羅倫司。

『願天對這個神聖的儀式，加以寵幸，將來不要以悲哀來懲戒我們。』

『讓悲哀來罷，只要我倆能藉神聖的力而結合，即使百倍於死的，也不足介意，阿們。』羅米歐說時，用手向胸間畫着十字架的形狀。於是遵照着教會制定的結婚儀式，羅倫司用虔敬的聲調，說過了祈禱文，羅米歐珍重地把婚戒套上了朱麗葉的指尖。當彼此的眼

光接觸着時，她泛着羞暈的粉頰間，閃過了一個靈妙而甜美的微笑，熱情震撼着彼此的心靈，經過了一個深長的吻，約定了晚間的相見後，朱麗葉隨即急匆匆回家去了。

六 流放

當他倆分手的時候，威羅那街上，正鬧着極大的亂子。——彭福留和他的朋友麥邱蒂奧，吃過了午飯後，在大街頭閒步，忽然來了一大羣全副武裝的嘉普列特家人，爲首的是泰伯爾特，嘉普列特所寵信的，朱麗葉的堂兄，他們眼裏射着兇焰，直向二人奔來。

『給這惡棍一頓痛打，別饒了他！』剛愎的泰伯爾特對從人說。

年輕的麥邱蒂奧，一樣的秉有熱血和怒火，雖然覺得威羅那公爵的禁令是嚴懲那在大街上流血的人，可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即能隱忍下去，也將使敵人嗤笑太無恥和懦弱了。於是亮晃晃的劍鋒，便從鞘裏露出來，兩方便開始劇烈的爭鬥；看閒的人擠滿了街，各個人的情緒，都達到最高度的緊張，面上滿佈興奮的紅光。

這時羅米歐懷着歡欣的情緒，正從修道院裏出來，看這情景，心中覺得異常煩擾，他自知他是朱麗葉的信徒，再不能讓對嘉普列特氏的敵意存在下去，在平日，他那溫柔的性格，向不參加這樣的鬥爭，況且，陶醉在朱麗葉的愛中，嘉普列特這個姓字，在他已成爲悅耳的名詞，使他滅去了怨憎，平添無限的親熱，他怎能目覩這鬥爭的延長，

而不加以阻壓呢。

於是挺身排開那擋在前面的人，高聲吩咐他自己方面的人放下了武器，但這是徒然的，兩方面正鬥得厲害。他只得奮不顧身，搶進旋渦，攔住他們，強迫他們休止。這時，不幸的麥邱蒂奧，因為恐怕羅米歐受到敵人的中傷，反死在泰伯爾特的劍下。

『小子！你們是一路，你也一路去罷！』泰伯爾特的劍，猛向羅米歐的腰股裏刺來。

正傷心好友之死，而在憤憤難平的時候，羅米歐不提防這敵人的侵襲，幸虧裏面穿着鎧甲，不然早步麥邱蒂奧的後塵了。然而朱麗葉的愛，早把他百鍊鋼一般的少年英氣，化成繞指柔，他還不想回敬



敵人一下，只咬一咬自己的嘴唇，和顏悅色，低聲下氣的說道：

「泰伯爾特，你是完全錯了，我絕沒有一點和你們尋釁的意思，我之來此，是偶然的，而且我還在阻止我自己的人，向你們進攻。過去流血的事情，是太多了，這一次，麥邱蒂奧也無幸的犧牲了，你的氣該平了罷。我們要做一个良好的市民纔是。」

路人都露着冷冷的諷刺的微笑，在譏那羅米歐的卑鄙和懦弱，剛才一度緊張的心情，都隨着鬆弛下來了。

泰伯爾特恍惚沒有聽見他的話似的，依然衝過劍鋒，直朝他的頭上，這一回，他可不能再忍了，爲了自衛，爲了一己的英名，他也把劍拔出來了。

惡鬥的結果，羅米歐爲麥邱蒂奧復了仇，泰伯爾特的性命，補償了麥邱蒂奧的血。

大羣的路人，兩家的重要人物，都聚集在公爵的庭前，聽候裁判。  
『公平的公爵，請代我的侄兒伸冤，羅米歐殺了人是應該論抵的。』這是嘉普利特夫人的哀訴。

『誰是當場的目擊者，請他出來作證。』公爵威嚴地向着那大堆騷動着、喧嘩着的羣衆說。

彭福留推開了衆人，趕到公爵的面前，把事情的原因，簡單而明決的述說着，竭力減輕羅米歐的過失。

『公爵，別聽他的話，他是他們的親戚，羅米歐無論如何，是要償

命的。」嘉夫人忿忿地插口說。

『是的，夫人，他殺了泰伯爾特，在律當論抵，但是泰伯爾特又殺了麥邱蒂奧，那末，麥邱蒂奧的性命，又該誰去償呢？』公爵微笑着說。

許多良好的公民，都紛紛出來，爲羅米歐辯護，證明他是無意於鬥爭殺人，純是爲的自衛，因爲他若不殺死敵人，敵人也必要置之死地而後甘心的。

『殺人而猶可恕，那末慈悲二字，將成爲陷人犯罪的東西了，姑念羅米歐的殺人，出於自衛，從輕發落，明早清晨，驅逐出威羅那境。』

公爵的判詞是鐵一般，不可移易，羅米歐的放逐，是不可避免的，他纔種滿了歡苗的心田，現在都一齊凋萎，使人沉醉的愛的芳醇，一

雲都變成了苦杯。他的命運是多麼殘酷呵！

七 訣別

剛結婚數小時的朱麗葉，從乳母口中，聽到了泰伯爾特的死訊以後，不禁咒詛他的新丈夫的兇暴無良，起初，甚至詈他花一般美貌，蛇一般心腸，可是一轉念，他若不殺泰伯爾特，他即喪於其手，因此覺得泰伯爾特之死，還是幸事。然而，羅米歐之被放逐出境，究竟是悲慘的事，因為她失去了他，無殊暗野失去了明燈，世界沒有了太陽。她已把十餘年所珍藏的愛情，獻給了他，心魂都得了依歸，此後，那難堪的孤零，可怕的生涯，殘酷而不可知的命運，她將如何去應付呢！在這樣的

悽苦情緒中，她捱到黃昏月上的時候。

乳母把一捲繩梯取了來。

『快些揩乾淚痕，一會兒他就來了，到明天一清晨，他便要離開威羅那境，好些珍重你們的光陰罷。』她想着這一對親愛的人兒，就要分離，也不禁酸鼻了。

她把繩梯套在窗前的鐵環上，恰巧羅米歐這時也來了，於是把梯子放下，等到羅米歐上來了以後，復把牠捲起來，很知趣地向他倆一鞠躬，掩上門自去了。

無限的悲歡擁上了彼此的心頭，二人一句話也說不出，怔怔的相視而笑。

他們是被一種神祕的情感所牽攝着，平常幻想着的一切，到了實現在眼前，反不禁趑趄起來了。

這時，月的幽光，清冷地射在這一對緊抱着的人身上，那過去的相思，未來的別苦，都在這甜蜜的吻中消失了。

.....

朝旭像新睡醒的美人般，從那濛濛的晚霧中湧出來，無力地透過那白色的紗幔。沉浸在愉快中的他們，這時正聽得一聲一聲清脆的雲雀，在向他們報曉。

羅米歐瞿然望着窗外，知道曉色已深，無可再留，橫在眼前的別離，顯然要變成事實，於是更緊緊抱着朱麗葉如雨點般在她的額間

唇際，印了無數的吻。

『親愛的，別心焦，這鳥聲是夜鶯，不是雲雀，那邊射進的光，是太陽發出來的流星，不是日光，再留一刻兒，再留一刻兒。』她的手臂，緊挽着羅米歐的項頸，聲音是哽咽了。

『讓他們把我捉去處死罷，我欲留而就死的心思，是百倍於去而逃生呢。死來罷，我歡迎你來，親愛的，讓我們快快樂樂的談一會。』他眼中閃着堅決的光，更緊緊抱着她的纖腰。

砰砰的叩門聲，是乳母來催促他們分手了。

『怎麼呢？一定要走的了，你到了曼都亞後，要常常寫信給我，別讓我想窄心肝。親愛的，我是除了你，什麼也沒有的了。唉！這一別不知

要何時纔得相見，到得你回來時，也許我已爲相思而憔悴死了。」她一邊哭，一邊說着。

「一有機會，我卽送信給你，你好好爲我珍愛玉體，我知道今日的離愁別恨，正是我們他年懷舊的資料，同時還足鍛鍊你我的愛心，等我們的父母諒解後，我們便是最幸福的人了。」羅米歐勉忍悲懷，熱情地吻着他的愛人，安慰着。

又是一陣叩門聲，這時不只是乳母的聲音，同來的還有嘉普列特夫人。

於是這一對難捨難分的熱戀的人兒，在淚眼模糊，狂熱的吻中，不得不硬生生地，撤開手了。



八 噩耗

『朱麗葉開門，』這是嘉普列特夫人的聲音。

她趕忙抹乾了淚痕，竭力自鎮了一下子，裝着若無其事的把門打開，因為母親一向起身很遲，這樣一清晨過來，定是有什麼不尋常的事發生了。

『哎！怎麼你的臉是失血的樣子，眼睛這般紅腫，難道還在哀悼你的表兄嗎？<sup>？</sup>癡兒，不要這樣，即把你的眼淚哭乾，也哭他不回來的。』

母親的疼愛，在她想來是不着泛的，她的心，除却那遠涉天涯的人兒，是誰也不會知道，她情不自制地倒身床上，管自掩面的哭了。

『不要傷心了，我是特來爲你報喜的。』嘉普列特夫人移身坐近她的女兒，柔聲說。

『什麼事？』她瞪大了淚眼，遲疑地停注在她的母親的臉上。

『孩子，難得你有這麼個小心體貼的父親，他恐怕你寂寞無歡，所以替你擇得了佳婿，而且吉期，已定在三數日後了。』

這恍如晴天一個霹靂，纔經不可彌補的一個創傷，意外的又來了這一個打擊，她覺得前途只是一片黑暗，什麼都絕望了。

『母親，你如愛我，請你不要提起婚嫁的事罷。』

『女兒，你的夫婿不是別人，正是人人所崇拜的伯利思伯爵，他是少年英俊，門第高，又有錢，你父親不會把你送到火坑裏的。』

『我是寧死不嫁的。』朱麗葉堅決地不贊同。

這時嘉普列特和乳母都進來了。

嘉夫人把女兒不願意的事，述說一遍。

『怎麼，你還不願意嗎？』父親嚴肅地詰問。

『不是不願意，只是表兄新喪，我也不忍去談這些事。』父親的威棱，向是使人生怖的，她企圖掩飾，只得這樣回答。

『我不管你這些大道理，兩天以後，你得預備好跟你的母親到禮拜堂行禮，否則，你永莫見我！』聲調非常嚴厲，眼光也非常冷酷。

這是一種行使父權的高壓手段，她要倔強頑抗，也是不可能的，人類間原沒有所謂同情和諒解，即使父子之間也是如此，這時她正

如陷身大海，急需援手，然而環顧週遭，誰可爲助呢？她自己咬着唇兒，忍受心頭的忿怒，不置可否的望着她的父母出室而去。

『乳母，你可以爲我設法嗎？』

『小姐，你不要太癡心了，羅米歐已被放逐，再也不能回來，和死去是一樣的，你犯不着把自己的青春擔擱。況且，伯利思伯爵一切都  
不差，你還是依了父親的意思的好。』乳母溫柔而諂媚的回答。

『你這話是出於真誠的嗎？』  
『天知道的！』

朱麗葉忿恨極了，她覺得這種女人，貪圖小利的可鄙可憎，昨天這時，尙爲我奔走於烈日下，而得到羅米歐的賄賂，這時不獨不加安

慰，竟忍心地落井下石，咒詛羅米歐以死，這世界還算是世界嗎？她也明白多和這些人爭論，是徒然的，倘使自己的心，給他們知道了時，更是僨事，於是轉頭向着窗外裝着悠閑地說道：

『太太問起你，你便告訴她，你的話不錯，可是我得罪了父親，還得去羅倫司庵堂走一趟，行懺悔禮呢。』她唯一的希望，唯一的援手，這時只有羅倫司長老了，不過她想，倘然這仍歸失敗時，她還有死的權力在着。

### 九 死的嘗試

她簡單地收拾了一下，等一切人都不注意時，便悄悄的偷出來，

嘆息着，戰慄着，向羅倫司的庵堂走來。

此時長老正在庵門口散步，她如嬰兒遇到慈母一般，撲在長老肩上，眼淚撲簌簌地，從她蒼白柔嫩的頰上滾下。

『可憐的孩子，不要傷心，剛才伯利思來過，你的事我都知道了，有話請到裏面說罷。』長老攙扶她進了庵，隨即把門掩上。

朱麗葉把罩在頭上的紗羃，掠到後面，露出那恬靜憂鬱的臉，那點水似的雙瞳，含着晶瑩的淚珠，更淒媚動人。

『長老，後天，就是結婚期，倘使你不能救我，那時便是我的死日了。』她兩手捧着臉，嗚咽着。

『不要心急，倘使你真的寧死不願結婚，我自有辦法，只是這事

很危險，是和死僅隔一線的，你有這樣的勇氣嗎？」

「只要把我的愛保存是萬死不辭的。」

於是長老便到裏面，取出一紙包藥，很鄭重地，交給她，並說：

「你回去後，要裝着愉快的樣子，明晚在上牀之前，把這藥服下。因為這藥能使你酣眠二十四小時，同時脈搏也完全停息，身體僵硬與死人相同。後天他們來催你去行婚禮時，便發現你是死了，照例他們會把你穿好華美的衣服，放在歷代祖宗的墳傍去。我一方面便火速派人送信給羅米歐，等到你一覺醒來以後，我和他都在你跟前，然後再把你帶到曼都亞，度你的快活日子去。不要害怕，這絕對無害，正如你睡了一晚，到清晨醒來，一樣地愉快的。你得放勇敢些。」

『愛情給我以一切的力量，這有什麼恐懼。羅米歐，請你別忘記，送信給他。再見，長老。』她虔敬地跪下，吻着長老的手，表示她滿衷的謝意，她把一切的希望都托付他了。

從庵堂回來後，她竭力裝着愉快的樣子，父親母親都驚詫她的態度忽改，然而私心也未嘗不暗喜，巖峻如嘉普列特，也覺得擇婿得人，女兒復變柔婉，是無上快慰。他們整日忙着預備這個盛大的典禮，朱麗葉的背人彈淚，深鎖蛾眉，可以說沒有人留神着。

到得婚期隔晚的夜半，她不聲不響，像毅然就義的烈士般，把藥吞下，合攏雙眸，靜聽命運的擺佈。但一種又悽惶，又恐懼，又擾亂的情緒，都紛紛隨着起來。古墳中，那腐爛的枯骨，臭氣薰人的屍體，血肉糝



糊的新死的泰伯爾特，以及那叢莽中潛伏着的毒蛇，這些這些，想着了也教人心驚膽怕了。況且躺在那棺木中，不透一絲新空氣，她不會窒息而死嗎？羅米歐，他那裏能趕得及呢？人們習常談及的新墳中的淒厲的鬼號，這時也恍惚在耳畔聽到了，她駭怖得不知怎麼纔好，先前的勇氣，都消失了。她淒涼地低低喊着羅米歐的名兒，一會，便昏沉沉的睡去了。

天明了，乳母和嘉夫人以及衆親友，都興沖沖地蠶擁進來，催促新娘上裝。因爲那時的俗例，新郎在喜期的一清早，便要帶着樂師，鼓吹來迎的。可是遲了，新娘已奄臥榻上，手足冰冷了，衆人的大聲呼喊，用力搖撼，也不生効力了。全城中著名的醫生，都被請來診視，大家都

搖頭，說是不中用了。那惡運之神，恍惚緊緊地圍着嘉普列特家似的，這連續發生的不幸，使人驚悼之餘，而以為是天降之殃。

這時，全室瀰漫了號啕的哭聲，嘉夫人痛哭得昏厥了好幾次。慶祝的樂器，變成淒涼的悼鐘，莊嚴的讚美詩，變成愁苦的輓歌，與新郎同來的牧師，預備為他們證婚的，也變成為死人誦懺悔文的了。於是這黯淡的早晨，在那陰慘的喪鐘聲裏，這絕代的人兒，便被送到這骸重疊的古塚中去了。

10 血洗了兩家的仇恨

壞消息傳播是特別的快，這一天的下午，羅米歐從僕人口中，聽

到了這個意外了，他盡情地傷心，盡情地流淚，實在他自離威羅那以來，根本就沒有所謂生人的樂趣，這兩天只在飲泣相思中度日。因此一聞訊後，便囑咐僕人備好馬匹，星夜偷趕回去。他的此行，是抱着必死之心，只冀和已死的愛人，作最後一面，然後自殺以殉。歸途中便買好一瓶毒藥。

不幸的事，更是接踵而來，羅倫司長老所派遣送信的人，因為在疫症猖獗的友人家，逗留了一刻，而被檢疫官扣留，不許出境，那一封信是被退回來了。

羅米歐的馬蹄重履威羅那境時，已是深夜三時左右，這時疎星寥落，只賸那半圓殘月，在天空冷眼窺人，世界是死一般的沉寂，全城

的人，都在酣睡中。他雖神不知鬼不覺的溜到了這使人留戀的故城，可是河山依舊，人面已非，幾日前在這裏留下的甜美，現在都成陳跡，望着那殘缺的月，感到自己的命運，也正如伊的殘缺不完。他不禁悽然淚下了。

他揮着鞭絲，抱着悽楚的心情，信馬向嘉普列特的古墳行去，下了馬，找到了那鬆着新漆的棺木，把帶來的刀斧取出來，用力把棺蓋劈開，正在這時，湧現了一個青年，月光下，他清楚地看見那人，正惡狠狠地拔劍研來。

那人正是伯利思，朱麗葉的未婚夫，他在當晚夜深人靜時，自己拿了一束鮮花，撒在墳前，流一回淚，以表示他的哀悼。這時剛把花兒

放好，聽到得得的馬蹄聲，便躲藏起來，暗裏看見有人掘墳，那掘墳的不是別人，而是殺死泰伯爾特的羅米歐。他還能隱忍嗎？

在羅米歐想，自己既決心一死，很覺這決鬥是兩敗俱傷，不爲已甚，所以竭力的讓開伯利思，然而劍鋒無情，幾個回合間，便把伯利思刺倒地上，後悔也來不及了。他悵惘地執着死者的手，輕輕地吻了一下，嘴裏喃喃地說着：

「被殺的人兒，你不要懊惱，你能與我那美麗的朱麗葉同死，正是你的榮幸。你也不要氣忿，等一回兒，我便也跟着來了。」他一邊說一邊把死骸拖入墓室中。

他走到他了愛妻朱麗葉的棺旁，揭開了棺蓋，虔敬地跪下，仔細

端相她那美麗的儀容，覺得她絕沒有那死人特有的僵直，而使人望之生畏的狀態，那豐滿的雙頰，雖然減褪了嬌紅，却仍展着微笑。肢體是冰硬，但依然保持她固有的優美。她好如在酣美的休憩中，看了只令人感到了死的尊嚴，死的靜美。他小心地把她移出來，抱着，吻着，淒涼地喊着，眼淚像決堤似的奪眶而出，點滴地洒在她慘白的臉上。

「親愛的，我來了，這朦朧的長夜，你不須再愁寂寞和恐怖了，在生，他們禁止我們相廝守，可是自今以後，我們將永遠的在一起，他們要拆離，也不可能了。死神，萬能的死神，請你把我帶到我的愛人那兒去罷。」這時一種悲哀的愉快，充塞他心頭，他瘋一般地，吻着她的秀髮、眉、眼、嘴，以及身體的各部，然後迅捷地，拔去瓶塞，把藥一古腦兒吞

下，緊緊地把她擁抱着。

這時羅倫司長老，提着燈籠，拿了許多掘棺的用具，正預備把朱麗葉救出來，因為寫給羅米歐的信既沒有送達，而朱麗葉的藥力，在這一夜的天明前二小時，就要過去，而與常人一般地清醒。他預定的計劃，是等她醒來後，暫時藏在庵裏，然後再讓羅米歐知道。那知事情竟這樣地出人意外的呢！

當他在燈籠光下，發現那臥在血泊中的伯理思以及擁抱着朱麗葉的臉色灰白的羅米歐時，他是多麼地悲痛呵。但他連籌劃的餘裕都沒有，朱麗葉却在此時動彈起來了。

她回復了意識，覺得自己是在一個人的擁抱中，睜眼四顧，發現

抱着她的是羅米歐，站在眼前的是羅倫司長老，二十四小時前的一切，一時她都記起來了。她翻着身，正想向愛人述說別後的相思，但那冰冷的身體，和緊合的雙眸，使她駭極了，她瞪大了眼，驚惶地釘住長老的臉上，說不出一句話來。

「他已服了毒了！趕快離開此地罷！那邊人聲喧嘩，等一會你便逃不過去了！」長老聽到遠處人聲噪雜漸漸逼近，這樣的說。

完了，一切都完了，在這頃刻，在她最需要他的生存的頃刻，無限的溫柔和幸福等待着他的頃刻，他却死去了。世界於她，這時是了無可戀，死纔是她所企求的一切。她取過了棄在羅米歐身旁的藥瓶，使她失望的是涓滴無遺了。於是再俯身吮吸着羅米歐藥瀋尚潤的嘴



唇，只冀能藉此死去。燈籠火把和許多龐雜的人影已迫近了，她覺得這時再不能猶豫，要跟隨愛人於地下，要和她的愛人永不相離，在這剎那間了。她勇敢地拔出羅米歐佩着的血痕猶新的劍，猛向項間一刺。他們是倒在一起了！

這偉大的死，壯美的死，填補了他們的缺陷，完成了他們的戀愛。人間滿佈憎恨和敵意的嘉孟二族，也因爲他們所濺的血，幻化了一朶和平之花，重復攜手。於是這威羅那大街，纔長保甯靖，再沒有發生械鬥和流血的事情。

本書重要名稱原文表

莎比士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

羅米歐與朱麗葉(Romeo and Juliet)

威羅那(Verona)

愛斯開拉公(Prince Escalus)

孟泰格(Montagues)

嘉普列特(Capulets)

彭福留(Benvolio)

羅賽林(Rosaline)

羅倫士(Lawrence)

麥邱蒂奧(Mercutio)

泰伯爾特(Tybalt)

曼都亞(Mantua)

伯利思(Paris)

新家庭新青年  
圖書館及學校都應備

新生命

大衆文庫

## 大衆文庫是現代知識的總匯：

——由樊仲雲先生主編

執筆者都是當代有名作家——

內容包括名人傳記、歷史、地理、文學、科學、政治、經濟，用故事體敘述一切，令人讀之津津有味；

外加照片漫畫，銅版精印插圖多幅，尤引人入勝；

定價每冊一角五分，每輯十二冊，合購一元五角。

小辭典每冊洋五角，每輯十二冊，合購只收五元。

現正陸續出版如承

函索試閱，每冊請附郵票一角，當即寄奉，但以每人三冊爲限。

備有詳細目錄  
函索即當奉寄

上海棋盤街寶善里

新生命書局發行

(聯、三)

新生命大衆文庫 第六任第三編

第七輯

民族英雄事略

共十二種

每冊洋一角五分  
每輯洋一元五角

- |         |          |
|---------|----------|
| 第一種 張 鑑 | 第七種 史可法  |
| 第二種 馬 援 | 第八種 戚繼光  |
| 第三種 班 超 | 第九種 鄭成功  |
| 第四種 岳 飛 | 第十種 林則徐  |
| 第五種 文天祥 | 第十一種 李秀成 |
| 第六種 鄭 和 | 第十二種 聶士成 |

本輯執筆者

- |     |     |     |
|-----|-----|-----|
| 王伯祥 | 陶希聖 | 曹聚仁 |
| 易君左 | 陳子展 | 賈祖璋 |
| 周木齋 | 陳寶麟 | 周滌欽 |
|     |     | 等   |

第一至五輯及第七八輯尚有詳細目錄函索即寄

上海南京路新生命書局發行 北平武昌

民國廿二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世界文學故事之三)  
羅米歐與朱麗葉

實價一角五分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編述者 陳少平

出版者 陳寶驊

發行者 新生命書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寶善里 新生命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太平路 北平琉璃廠 武昌橫街 新生命書局

門市部 上海四馬路翠華街 新生命書局





BC  
7  
246.8